

學子而集

巩敬耕◎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

學而集

巩敬耕◎著

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责任编辑：李克非

装帧设计：丁奕奕

封面题签：李 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而集 / 巩敬耕著. — 芜湖：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676-2587-7

I. ①学… II. ①巩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6563号

XUE ER JI

学 而 集

巩敬耕 著

出版发行：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：24100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>

发 行 部：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 asdcbsfxb@126.com

印 刷：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：700 mm × 1000 mm 1 / 16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182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676-2587-7

定 价：29.50 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久园文录

- 003 / 青岛的海
- 005 / 又到琉璃厂
- 007 / 初访八道湾
- 009 / 故人抚忆
- 017 / 想起朱萍
- 019 / 纪念思凡
- 021 / 剪 报
- 023 / 写在冰心边上
- 025 / 袁可嘉教授谈新诗写作
- 027 / 赭山日记
- 031 / 蜀山日记
- 034 / 岭南日记
- 038 / 安徽省利辛高级中学建校纪念碑碑文
- 039 / 状元阁记
- 040 / 淝水书院记
- 041 / 关于李黼
- 045 / 李杜交谊事略兼及高适
- 056 / 孔子传略

第二辑 书前书后

- 075 / 久园题记
- 080 / 《朝花》缘起
- 081 / 为什么是星空
- 082 / 《儿时的游戏》序
- 084 / 《利辛人学说普通话》序
- 086 / 《高中国学读本》前言
- 088 / 《利辛文学作品选》编后记
- 090 / 《利辛文史》(第五辑)编后记
- 092 / 《利辛文史》(第六辑)编后记
- 094 / 读孙犁《书衣文录》记
- 100 / 中庸的是是非非
- 106 / 《〈礼记·学记〉选译》前言
- 108 / 《〈大学〉选译》前言
- 110 / 《〈孟子〉名句选》前言

第三辑 教育漫谈

- 115 / 我的寄语(一)
- 117 / 我的寄语(二)
- 119 / 我的寄语(三)
- 121 / 我的寄语(四)
- 125 / 那些让我们感动的文字
- 129 / 在利辛高级中学成立庆典仪式上的致辞
- 132 / 对我市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建议
- 135 / 关于教育和读书的对话

171 / “绿色课堂”大家谈

附 录

191 / 借一盏灯

193 / 回忆如蜜 甜到忧伤

197 / 后 记

第一辑 久园文录

青岛的海

青岛是一个仙境的名字。它三面临海，像一幅优美的女性画像，向世人敞开着胸怀。青岛的海水很蓝，天也是蓝的，是真正的水天一色。站在山崖上，遥望天际，倾听山与水激荡的轰鸣，再平凡的人也会产生无限感慨，虽然不必写出像曹操那样气势磅礴的诗篇。

大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是少年时读了鲁彦《听潮的故事》。那好像不是写的“佛国”，而是青岛的海。还有普希金，他使我对海的向往成为热爱，可能世界各地的海都如此相通。青岛的海格外引起我的兴趣，是因为它能使我想起一些人来。“青山，碧海，红瓦，绿树。”这是客死青岛的康有为描绘青岛色彩的八个字。虽然艳了点，但比起杨朔在这里空洞的抒情来，还是有些诗意的。我最欣赏孙犁对青岛那份寂寞的、失落的感情：黄鹂、石子、妩媚的护理员，这些云烟往事，淡淡的，让人怀念。下面一节出自梁实秋的回忆——

二十年代末，闻一多和梁实秋相约来到新创立的青岛大学。闻一多住在汇泉，出门即是沙滩，涨潮时海水距门口不及二丈。梁实秋住在鱼山路，两人时常相呼同行赴校。他们都携带一根手杖，除了青岛多山路，还因为闻一多特别欣赏策杖而行的那种悠然的态度。据闻一多说，夜间听潮一进一退的声音，有时不能入寐，心潮起伏，不禁忆起英国诗人阿诺德的那首《多佛尔海滨》：

今夜的海面多平静，
潮水已涨满，皎洁的月光

铺在海峡上……

请来窗边，夜晚的空气多清新！

只要来听听，在那一长列水花

溅起之处，那月光刷白的陆地

同海水相接之处，回流的水波

一路卷下又掷向高岸的卵石

发出的吱嘎之声正响成一片；

这声音忽起忽止，又重新开始，

以微微震颤的悠缓节奏

把永恒的悲声送上心头……

阿诺德的诗忧时愤世，很合闻一多的心绪。诗人眼里，大海总是这样“壮伟”，像闻一多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，怎能不引起深深的共鸣呢？

又到琉璃厂

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，是读书人的销魂处。这条著名的文化街，东西长不过二里，却集中了数十家旧书店、古玩铺和南纸店。我每次来京，都要在此作一番礼巡，然后带回满身的书香，在尘杂的生活中间，重温那从旧籍中寻找的快乐。

琉璃厂书肆的魅力，当然在于旧书。以我的收入，仅够生活，超过300元的书，都得再三考虑，所以一般只捡些便宜的、非买不可的书。四年前我在邃雅斋，以一本一元的贱价买到傅增湘的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隔一年又在同一个地方买到他的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当时心情不知道有多么高兴！此次重访琉璃厂，见旧书越来越少，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平装书，已经难觅其踪，我只买了一本魏了翁的《鹤山题跋》。线装书也买几种，价钱要高一些，一部1963年据天一阁藏明正德刻本影印的《颍州志》，80元；一部10年前据天津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一年稿本影印的《涡阳县志》，160元。虽然贵了点，但因为是家乡的文献，还是有意外收获的喜悦。至于那些上了“年岁”的书，就不能问津了，仅仅一部同治年间致一斋刻的《杜工部集》，就要8000元！要知道，就是这样的书，也不多了。我在古籍书店、来薰阁，看到准备寄往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的成箱的书，虽然都是普通的版本，但是再过若干年，它们也会变得物以稀为贵。

琉璃厂兴衰起伏，已历二百年。最为古老的翰文斋，人才辈出的通学斋，与鲁迅过往甚密的云松阁，还有游人骈集的厂甸庙会，等等，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李文藻、缪荃孙、孙殿起、雷梦水等人笔下的琉璃厂，早已成为一个温馨的梦，让爱书的人们一再

咀嚼，逛厂甸淘旧书的乐趣真的是今非昔比了，但琉璃厂毕竟是一种文化、一种精神、一种象征、一种情结，就像姜德明先生说的，还是有人们要“寻觅它的新梦”。我一次次地到这里来，虽然没有多少收获，不也是怀着同样强烈的愿望吗？

初访八道湾

这次去北京，住在前门外的一家集体旅社。从这儿乘22路公交车在新街口下，经过后公用胡同，即到八道湾。著名的苦雨斋，就在这条胡同11号。

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是1919年搬到这里的。1923年，周氏兄弟交恶，鲁迅迁居砖塔胡同，周作人就成了这里的主人，一直住到老，除去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初坐监牢的四年。

今日八道湾不知还保持着多少原有的面貌。许多老房子还在，只是格局有了变化。八道湾11号原来是四进的大宅院，有高大的台门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变成了寻常百姓的大杂院，到处是私搭乱建的东西。但周作人居住的坐北朝南一排房子和东西厢房，保存尚好。院子里种着一盆盆花草，在老屋阶下显得很寂寞；有几棵高大的槐树、杨树，木叶萧萧，如怨如诉。我在这难以立足的院子中间，默然肃立，判断着当年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时的“老虎尾巴”，联想起周作人在“文革”中的结局，还有周作人与老友钱稻孙照相的地方，等等，真有空山无人、水流花谢的感觉。八道湾11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见证，大批文化名流曾经出入于此。周作人在家还接待过青年毛泽东的来访。

晚年的周作人，翻译了许多希腊古典戏剧和日本古典文学，成就是很高的。他想使用自己的名字出版，但是未能如愿。周作人还写了相当篇幅的回忆，大都与鲁迅有关，引起许广平愤愤不平地说他“过去骂鲁迅，现在吃鲁迅。”一贯养尊处优的周作人，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没有着落，只有写文章作稻粱谋。他不断向人和有关单位诉苦，争取人家的同情，而当时许广平、周建人都有相当的地位，

对周作人的处境，既缺乏了解，也不愿理睬。

这一时期，也是周作人散文最丰收的时期之一。除了几本专著，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文章，该有近千篇。当然已经不被世人和研究者注意，也没有人愿意出版它们，包括周作人自己编定的《木片集》，形势不再需要他那样的作品。所以周作人不无伤心地说，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几部译著和“药堂谈往”（《知堂回想录》），此外就没有什么了。

看着破落的周氏兄弟故居，在冷清的周家门前徘徊，想起曾经屡传是否要将它拆除的争议，不知八道湾11号还能存在多久？真希望下次来京，还能看到这条小小的、但又不同寻常的胡同。

故人摭忆

老 焦

屠夫老焦，北乡（河南）人，专事杀狗。貌似张飞，而心肠似妇人。经常从沸汤中以指捞狗肉，瞬间已撕成片状，一一给小孩品尝。味道鲜美，远近有名。

他借住在我邻居的院子里，背集时下乡捕狗，日二三条，或三四条，都扎紧狗嘴，反绑前足，用扁担穿而挑之，轻松得像是卖狗皮的商贩。每进一村，群犬恐吠，声闻数里。捕狗时，由狗主人遮住狗的两眼，即以大铁钳钳颈。杀狗时，用木棒猛击狗头，把狗打晕后，再事宰割。

好友小路，喂一条大黄狗，狗与小主人形影不离，和我们也非常亲热。狗老了，小路的爹爹把它卖给老焦。当大黄狗在老焦的铁钳下挣扎哀叫时，我的这位小友，抱树摇晃，厉声痛哭。以后，和我们在一起玩的孩子都拒绝吃狗肉。老焦在绳上晒的公狗的生殖器，常常丢失，或被洒上粪便，都是他们干的。又过了一年，老焦也离开了，回到他遥远的故乡去了。

009

人们常说，狗是人最忠实的朋友。上星期天，带女儿在花冲公园看宠物，偶然想起童年的事。

六婶子

邻居六婶子，干净利落。六叔死时，她大概也就四十岁，以后却不再找人。她和六叔的感情并不好，她对我母亲说：“我这几个孩

子，都是雾里八遭生的。”她和我母亲比较好。

六叔一辈子喜欢逮鱼摸虾，人精瘦，腿长，脖子也长，活像一只掉了毛的鹤，在长辈眼里，正是个不务正业的人。他屋里空空如也，只有网啊、罾啊什么的挂在墙上。隔一段时间，他就把它们拖出来，用猪血浆浆，然后挂在树上让太阳晒着，满院子都是血的腥气。

这位六叔，不管有他没他，对六婶子来说都无关紧要。所以六婶子好说：“我就像一头老驴，一天到晚地干活，干活！”拉粪的大车，没有她就走不快；砍秫秸，人家才到半截地，她已经砍了来回趟，开始打起秫秸捆了。因此，她的工分是相当于男劳力的。

别人讲梦里如何如何，她感到很奇怪，因为她从来不做梦。她说：“做梦都是闲的。一挨枕头就睡着，还能满道里跑么？”

六婶子还伺候着一个阴阳怪气的老婆子，她常常说一些难听的脏话让六婶子听。她好吸烟，六婶子每年都给她种一片烟叶。给我的印象，老婆子除了吸烟，就是躺在红芋窖上叫唤牙疼。

她家的儿子长大后，好吃懒做，左耳朵上戴一只大耳环，一不顺心就拿六婶子出气。前院有个鳏夫，经常给六婶子干活，年纪差不多的好开他们的玩笑。大耳环听说后，把那个倒霉的鳏夫痛打一顿，从此，再也没有人帮助六婶子干活了。

四瞎子

我上小学的地方，是生产队的油坊。两间屋子，一个教师。黑板就靠在巨大的石碾子上。先是没有钟表，老师估计时间，吹哨子。估计时间，早一阵晚一阵的，有时到了晌午还不放学，家长就端着饭碗在教室外面吆唤。吹哨子也不是办法，常有顽皮的小孩在教室后面乱吹，闹了几回笑话。后来老师在椿树上挂了一块犁铧，上课下课都敲几下，但还是解决不了时间问题。大队书记说，干脆

给你们买个钟表吧。于是有了一个“555”牌座钟。这是学校的大家产。大队书记又说，让四瞎子给你们打铃吧，反正他也是闲着。这样学校又有了一个“工友”。

四瞎子眼睛好好的，只是眯着眼。他光棍一个，不识字，是队里唯一的五保户。他又喜欢小孩，所以对这项工作安排非常满意，甚至感到荣耀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学校垒了一间厕所。下课时，女生先进去，男生后进去，四瞎子在外边把守着。他帮助学生用牛屎补泥台子，用青柿子打磨，使台面如漆，光可照人；他还教学生做油灯，上早自习时，满屋子都是烟烧火燎的气味。

我们的老师，成份不好，公社开批斗会，三天两头地提他，学校只好停课。四瞎子到公社要人，对公社书记直发脾气：“学校就我们俩人，他要是不回去，我怎么办！”干部们哭笑不得，只好把人放了。——他们认为四瞎子缺心眼，才不跟他计较。

那座“555”牌钟，由四瞎子负责保管，上学时把钟抱来，放学后把钟抱回家，天天把弦上得满满的，擦得干干净净。可是四瞎子总是认不清时间，有时上了很长时间课还不下课，老师就在教室门口喊：“四叔！几点了？”四瞎子隔着房箔在里屋应答：“大针长点，小针短点，差不多了！”

巩孝思

巩永言，字孝思，以字行，毕业于黄麓师范。四十年代，我祖父在巩店办第一所国民学校，请了三个教师，其中有这位远门长辈。巩孝思原是我父亲的私塾先生，表情严肃，穿着讲究，是巩店街上最有学问的人。他的书法也好，远近士绅以得一字为荣。

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教书，接着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，坐了十几年监狱，刑满释放后回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，这时他已经妻离子散。他坐牢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了国民党，但